

## 遠藤周作耶穌形象的塑造及其變容

### 一、前言

遠藤年幼時，在篤信天主教的阿姨誘導下和母親一起上教堂，接觸天主教，最後受洗了。遠藤說，受洗為天主教徒並非自己的選擇，而是在母親強烈意志下無奈地接受的。因此，生涯中多次想捨棄天主教。遠藤把從西方傳入的天主教，比喻為「不合身的洋服」，儘管有多次想脫掉這不合身的洋服，但這包含母親以及耶穌的愛融合而成的洋服，一旦穿上之後就不容易脫掉，因此，遠藤反過來想把這不合身的洋服，改為適合東方人（日本人）穿的衣服。

顯然，遠藤把天主教比喻為「不合身的洋服」不單是從個人的信仰所作的發言，而是基於廣泛的、深遠的日本的風土、文化、傳統下體認到的「真知卓見」。例如，在〈父性宗教・母性宗教〉<sup>1</sup>乙文中，遠藤這麼說：

「我相信神是可怕的神。」白鳥曾在哪裏寫過；那不只是白鳥，明治以後的日本文學家觀念性想到基督教的神時，似乎都會聯想到在自己內心深處有誰也不知的秘密的裁判者，那是懲罰者的印象。而且，大多把基督教看成是責備自己的宗教，而不是和諧與愛的宗教。我在明治以後的日本人對基督教抱持的漠然的厭惡中，首先，第一對這西洋宗教有著異質感、距離感的同時，我強烈覺得隱藏著對神與教義的、如現在我所說單方面的解釋。」

如引文中所說，明治時期的文學家，除正宗白鳥外，島崎藤村、有島武郎等都曾出入天主教教會，接觸聖經，但是，最後都脫離教會的原因與當時他們思想上的指導老師內村鑑三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是無庸置疑的。而內村鑑三對聖經的解釋正是「單方面」的，也就是強調嚴厲的、懲罰者形象的「父性」部分。遠藤在上述文章中還指出：白鳥寫的這篇文章證明他也因為是日本人，體質上、感覺上比起「父性宗教」，更受「母性宗教」的影響。

為了把西洋不合身的洋服，改成適合東方人穿的衣服，意即如何讓日本人容易接受基督教，是遠藤一生的志業。具體的方法有二，一是強調基督教中的

<sup>1</sup> 〈父の宗教・母の宗教〉（《遠藤周作全集12》新潮社，2000年四月）論文中遠藤作品之中譯皆為林水福。

「母性」部分；二是遠藤創造了異於一般人印象中，具有神蹟、無比威嚴的耶穌基督形象。前者，筆者曾專文<sup>2</sup>討論過，此處不再贅述。本文僅就後者探究。

現實裏的耶穌，究竟長什麼樣子？其實，並不清楚。嚴格地說，根本沒人知道。

遠藤周作的文學，重要的源泉之一是《聖經》。然而，遠藤對於《聖經》的詮釋，往往與神職人員不同，甚至於相左，也因此，受到教會或神職人員的擯伐、排斥。

遠藤著作中直接探索耶穌形象的《死海之畔》（一九七三年）與《耶穌的生涯》（同上）。就時期而言，與美國等地提出具體的耶穌形象的時期相重疊。日本方面也有布魯特曼《耶穌》的新翻譯（一九六三年）、土井正興的《耶穌·基督》（一九六六年）、八木誠一的《耶穌》（一九六八年）等著作·翻譯，提示新的耶穌形象（造型）。後來還有莫亞克庫《看！這個人》的翻譯（一九七四年），荒井獻的《耶穌及其時代》（一九七四年）等著作出現，可說掀起了耶穌形象熱的時代。這方面拓植光彥教授有簡要的敘述<sup>3</sup>，此處不再贅言。

又，一九七六年遠藤發表的《我的耶穌》（祥傳社）裏對聖經中的耶穌，提出個人獨特但合理，且易懂的推測、詮釋。

本文重點以遠藤周作小說為主，探討作品中遠藤如何形塑耶穌形象，又在不同作品中耶穌形象的改變，具有何種意義或作用。

## 二、《我·拋棄了的·女人》中的耶穌基督——疲倦的臉

一九六四年發表的《我·拋棄了的·女人》，主角森田蜜原為工廠女工，認識了大學生的筆友吉岡努。吉岡仗著身為大學生的絕對優勢，對蜜「始亂終棄」；但蜜對吉岡並無半點恨意。

後來因同事挪用公款，蜜代為頂罪，為了償還公款，被迫到三溫暖服務。手上的痣被大學醫院診斷為麻瘋病，於是到御殿場的麻瘋醫院接受進一步的檢查，後來檢驗結果證明是誤診，蜜可以離開麻瘋醫院，回到塵世。過一般人的生活。蜜收拾簡單的行李，走出醫院；但她發現，「反正到哪裏……結果，都

<sup>2</sup> 參閱「遠藤文学における宗教観の変容」（輔仁大学日本語文学『日本語日本文学第二十六輯』2001年3月）及遠藤周作『深河』（『異文化との出会い』）（フェリス女学院大学2003年3月31日）

<sup>3</sup> 拓植光彥「イエス像」（『国文学』第38卷10号、1993年9月号、学燈社）

是一樣的。」<sup>4</sup>於是又回到醫院，開始她照顧麻瘋病患的生活。

為了讓雞蛋能賣到較好的價錢，蜜負責把雞蛋帶到街上賣。有一天，捧著整箱雞蛋過馬路時，被車子撞倒，昏迷送醫，最後終於不治死亡。

《我·拋棄了的·女人》並不屬於《海與毒藥》、《沉默》、《武士》、《深河》等純文學系列的宗教小說，而是以「中間性小說」的技法書寫的。遠藤的目的是「把天主教的象徵傳達給非教徒」。在〈我的文學裏〉<sup>5</sup>，他說：

當我在新宿、澀谷，或者是五反田等地方，看到擁擠的建築物和熙熙攘攘的過往行人時，經常會有一個念頭浮現上來，那就是：「在我的世界中」應如何描寫這種現象呢？新宿、澀谷和五反田的風景是純日本的，那兒毫無天主教的氣息；不！在哪兒都找不到可以證明神存在的地方……如果神真的存在的話，那麼不應該只是存在於葛林所描繪的倫敦的裏巷，或者是摩略克所描繪的蘭德的風景當中，也應該在看來和神沒什麼關係的新宿或澀谷街頭，可以找得到呀！

如何在毫無天主教氣息的日本，對非教徒證明神的存在，正是遠藤撰寫《我·拋棄了的·女人》的目的。由於要把讀者鎖定在「非教徒」，因此，整部小說裏並沒有太多的宗教用語，即使是促使森田蜜留在麻瘋醫院繼續為麻瘋病人服務，遠藤也未使用宗教用語。唯一出現耶穌基督的場景是蜜的同事田口先生的太太在發薪日到工廠來向丈夫要錢；田口先生的薪水，寅吃卯糧，早已花在打牌和喝酒上面，因此田口太太連第二天大兒子要繳給學校的三個月的伙食費也要不到才跑到工廠來。那時蜜的口袋剛好有一千圓，那是她辛苦加班多日才掙到的，本來打算給男朋友吉岡努買襪子和為自己買羊毛衫用的。現在蜜看到田口太太的窘境時，怎麼辦呢？蜜內心的掙扎情形如下：

風把灰塵吹入蜜的眼裏，吹過蜜的心田，也帶來了另一種聲音。那是，嬰兒的哭聲，男孩纏人的聲音，媽媽斥責男孩的聲音，和吉岡去的澀谷的旅館，潮濕的棉被以及斜坡上無精打采的女人。下雨。有一張疲倦的臉，一直悲傷地注視著這些人的人生，對蜜輕聲說：

<sup>4</sup> 中譯本依林水福譯《我·拋棄了的·女人》（1988年6月16日，時報出版公司）以下同。

<sup>5</sup> 原文〈私の文学〉（遠藤周作文学全集12，2000年4月10日、新潮社）

（喂！妳能不能回頭？……用妳身上的錢，去幫助那個小孩和他媽媽吧！）

（可是，）蜜拚命地抗拒那聲音。（可是，這是我每天晚上辛苦工作的酬勞，是我拚命工作才得到的。）

（我知道呀！）那聲音悲傷地說。（知道妳是多麼希望擁有羊毛衫，也知道妳是多麼拚命地工作，這些我都非常了解的。所以我才拜託妳，希望你能把準備用來買羊毛衫的一千圓，拿來幫助那個孩子和媽媽呀！）

（討厭哪！這應該是田口先生的責任呀！）（可是，還有比責任更重要的東西呀！在人生的道路上，要把自己的悲傷和別人的悲傷連結在一起，我的十字架是因此才有的。）<sup>6</sup>

引文中「有一張疲倦的臉，一直悲傷地注視著這些人的人生，對蜜輕聲說」  
「在人生的道路上，要把自己的悲傷和別人的悲傷連結在一起，我的十字架是因此才有的。」聲音的主人、臉的主人，無疑的都是耶穌基督。耶穌基督透過森田蜜的行為，告訴吉岡努，也告訴世人祂的存在。小說末尾，吉岡接到修女給他的信，告訴他森田蜜在車禍中受傷，逝世的情形之後，他說：

……要是蜜教了我什麼？那可能是：掠過我們人生的，儘管只是一次，也一定會留下永不磨滅的痕跡……修女所信仰的神，要是真的存在，那麼這就是神透過那樣的痕跡對我們說話。

吉岡從一個無宗教信仰者轉變為相信有神的存在，這樣的巨大轉變，主要來自森田蜜的行為，而引導森田蜜的，就是「那一張疲倦的臉」的主人，也就是耶穌基督。<sup>7</sup>

《我·拋棄了的·女人》裏，遠藤塑造的耶穌基督的形象——疲倦的臉。可說只有極為粗略的輪廓，既沒有畫上眉毛也看不出眼睛在哪裏。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說遠藤是以心目中的耶穌基督形塑森田蜜——平凡無奇，

---

<sup>6</sup> 中譯本 102-3 頁。

<sup>7</sup> 中譯本 274 頁。

只知付出，不望回報，無怨無悔。事實上這樣的「境界」，除了神人，誰能做到？

最後，我們感受到她（森田蜜）的崇高，承認祂的存在。

### 三、《沉默》中的耶穌基督——陪伴著一起受苦的同伴者的形象

一九六六年出版的《沉默》<sup>8</sup>獲谷崎潤一郎獎。

由葡萄牙的耶穌會派往日本傳教的費雷拉·克里斯多夫，宣誓棄教。這位在日本定居長達三十三年之久，身居教區長最高職位的資深神父的棄教，給教會帶來無比的衝擊與震撼。

費雷拉教過的三位葡萄牙的年輕司祭—佛郎西斯·卡爾倍、赫安提·聖·馬太、薛巴斯強·洛特里哥——獲得教會的同意，準備到日本一探究竟。他們實在無法相信他們深愛的、崇敬的老師會棄教。

當時，日本幕府德川將軍採取嚴厲的禁教措施，外籍神父如被發現繼續傳教者，會被驅逐出境；如果是日本人教徒則會被處死。

日本人教徒避免被發現，隱藏身分從地上轉入地下，成為隱匿的基督教徒。但難免也有人被發現而遭到嚴刑逼供，有人棄教，也有人殉教了。

歷經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到了日本，最後只剩下洛特里哥繼續展開探索真相之旅。

地方官署，當時稱為奉行所，為了測試是否為教徒，讓有嫌疑者踩嵌有抱著聖子的聖母象的木板，願意踩下去的表示非基督教徒或表示棄教，無罪放行；不願意踩的施以「水磔」。——在海浪邊際，豎起兩根綁成十字架的木樁，把「犯者」綁在十字架上。傍晚漲潮時，身體從下顎以下全部會泡在水裏。不會很快就斷氣，大概二，三天後才會身心俱疲氣絕而亡。——的刑罰。

友義村的村民茂吉和一藏被施以「水磔」。大略情形如下：

二十二日，茂吉和一藏在過午時分被綁到木樁上……潮水漲上來；波浪把他們的身體、雙腳和下半身淹在水裡；波浪沖激過來，在黑暗的沙灘上激起單調的聲響，然後又退下去了。年紀大的一藏已經答不出話來了。不過，從他頭部偶爾抽動知道他還活著……二十四日，又下了一整天的毛毛雨……潮水退下後，只看到綁著兩人的木樁孤立在遠處。已分不出木樁和人了。好像茂吉和一藏已經嵌入木樁，成為木樁的一部分……呻吟聲時斷時續……呻吟聲停止大約

<sup>8</sup> 林水福譯《沉默》（2002年1月立緒文化公司）

一個小時之後，又隨風傳送到村民耳中。每次聽到如野獸的呻吟聲，百姓們不由身體顫慄而哭泣……海，黑冷的色彩轉濃，木樁逐漸沉入海裏。波浪激起白色泡沫，有時越過木樁湧向海邊，有一隻鳥掠過海面，飛向遠方。就這樣一切都結束了。他們殉教了！<sup>9</sup>

洛特里哥目睹茂吉和一藏殉教的過程，他說出內心的感受：

我在海可怕的寂靜背後，感受到神的沉默——神對人們的悲嘆聲  
仍然無動於衷……。(73 頁)

這是極少數對神的沉默感到不解，或者說抱怨的地方。但是，事實上整個故事的背後隱藏著不斷有教徒被迫害因而殉教的情事發生。當他們遭受折磨痛苦難挨時，甚至於懷疑神是否真的存在。否則，祂為何一直沈默著呢？

洛特里哥後來終於遇到費雷拉了。

那時，費雷拉已經棄教，娶日本女子為妻，改名澤野忠庵，反過來勸洛特里哥棄教。兩人之間，針對天主教在日本的傳教情況，精神與形式之間，孰重孰輕展開一番唇槍舌戰。

費雷拉認為我們的神，在日本就和掛在蜘蛛網上的蝶一模一樣，只有外形和形式像神，其實是已無實體的屍骸。洛特里哥則反駁說：我的確親眼看過殉教者，我這雙眼睛看過他們確實在信仰中掙扎而死。

以今日觀之，外來宗教結合當地文化，在儀禮形式上做適當的調整是必要的。

洛特里哥最後踩聖像的一幕是《沉默》的高潮。

現在，聖像就在他的腳邊。微髒的淡色木板有如微波細浪，上面嵌著粗糙的銅版。那是張開枯瘦的雙手，戴著荊棘冠冕的基督醜陋的臉……司祭雙手拿起聖像靠近臉……聖像中的那個人，由於被許多人踏過，已磨損，凹陷，以悲傷的眼神注視著司祭，從那眼中，一滴眼淚欲奪眶而出。(二〇五～六頁)

這裏描述的耶穌基督的臉孔是醜陋的，面對司祭面臨難以抉擇的困境時和司祭一起悲傷，眼淚欲奪眶而出的情狀，與傳統印象中充滿威嚴，屢次製造奇蹟的基督形象迥異。

允許踩聖像的說法，有一段時間受到教會的嚴厲抨擊，甚至於把《沉默》

<sup>9</sup> 林水福譯《沉默》(2002年1月,立緒出版社)69-72頁。

列為禁書。這也顯現出遠藤認為精神重於形式的看法。

洛特里哥「形式」上棄教後，與吉次郎一起被關，後來被釋放出來，在他的回憶中有這麼一段與主之間的心靈對話。

那張臉現在在嵌著聖像的木板上已磨損，凹陷，以哀傷的眼光看著這邊。(踏下去吧!)哀傷的眼神對我說。

(踏下去吧!你的腳現在很痛吧!跟以前踏過我的臉的人一樣疼痛吧!光是腳的疼痛就夠了。我分享你們的痛苦，我是為此而存在。)

「主啊!我恨祢一直都保持沉默。」

「我並非沉默著，而是一起受苦。」

《沉默》裏的耶穌基督，遠藤想要強調的是「陪伴著一起受苦」的同伴者基督的形象。故事的末尾，明確地告訴我們祂並非沉默著，洛特里哥的告白：「那個人並非沉默著。縱使那個人是沉默著，到今天為止，我的人生本身就在訴說著那個人。」(二二九頁)

顯然，洛特里哥也試著在「模擬」耶穌基督的行為。從另一方面來看，《沉默》中的另一登場人物吉次郎，雖然一直幫助司祭洛特里哥，但也多次出賣司祭。後來，兩人被關在一起，吉次郎仍未放棄教徒的身分，故事末尾，司祭對吉次郎說：

「在這個國家要是已無可以聽你告解的神父，那我就為你祈禱吧!在告解完後說的祈禱……安心地去吧!」

洛特里哥與吉次郎的關係，猶如耶穌與猶大。《聖經》中猶大出賣了耶穌，但最後仍然寬恕他；洛特里哥多次被吉次郎出賣，但最後仍然寬恕了他。

所以，《沉默》中的耶穌還包含另一個寬恕者的形象。

#### 四、《武士》中的耶穌——醜陋、疲倦、為服務人而生，像一輩子忠實的狗，永遠不會背叛

《武士》<sup>10</sup>發表於一九八〇年，獲野間文藝獎。

如果《沉默》是探討西方的基督教傳到東方世界時所遭遇到的東西文化差異問題；那麼《武士》則為探討東方人（日本人）到西方一神教的世界所遭到的文化差異問題。

仙台藩的伊達政宗曾於十七世紀派出遣歐使節支倉常長遠渡墨西哥、西班牙、羅馬等地；《武士》是遠藤從支倉生涯中有所觸發在內部構成的小說。

小說中的兩個主要人物，武士長谷倉六右衛與司祭貝拉斯可。長谷倉出身東北寒村，是地方的低級武士，剛毅木訥，忍耐性特強；貝拉斯可能言善道，具有強烈的野心，一心一意想當日本的主教。兩個人的個性、造型——形成明顯的對比。

準備一輩子廝守谷戶的長谷倉，有一天突然接到藩主的命令，要他與松本忠作、田中太郎左衛門、西九助等四人遠渡重洋到墨西哥，希望能與墨西哥建立直接的貿易關係。

對長谷倉而言，這道命令不啻是晴天霹靂。此去波濤萬里，能否活著回來？一切皆在未知之數。然而上命難違，武士只得拋妻棄子，強忍著痛苦，帶著隨從與藏、清八、一助、六助，踏上未知的遙遠旅途。

一行歷經種種困難，抵達墨西哥。可是並無具體結果，於是，又越過大西洋到西班牙。為了謁見西班牙國王，武士們在貝拉斯可的軟硬兼施下受洗了，儘管他們在內心告訴自己只是形式上的受洗。

最後，他們只有到羅馬，把希望寄託到教宗身上。武士們雖有機會見到教宗，卻因為遭遇到波爾凱傑樞機主教的反對，只獲得教宗形式上的祝福而已。

一行人結果只有重複徒勞的旅行，越過大西洋，穿過墨西哥，往東經太平洋回到日本。歷經千辛萬苦回到日本的武士們，迎接他們的卻是以邪教徒身分遭到審判、處刑。

以上是《武士》的大概梗概。

以下就小說中提到耶穌基督的情節，較具代表性的幾處加以說明。

旅途中，貝拉斯可總是有意無意之間讓武士們接觸天主教，想向他們傳教

<sup>10</sup> 林水福譯《武士》(1996年10月麥田出版公司)參閱『侍』の表現についての試論(『日本文芸潮流』平成6年1月おうふう)

的意味相當明顯。起初，武士們相當排斥，視為異端、邪教。途中，遭到暴風雨的侵襲，清八胸口被貨物強烈撞擊昏過去。貝拉斯可幫清八治療，手持念珠為清八祈禱。貝拉斯可把念珠遺留與藏身旁，被武士（長谷倉）發現，斥責道：

「商人們聽天主教的故事是為了和墨西哥作生意。他們為貿易不了解天主教教義不行。但是你們不是商人，只要是我長谷倉的隨從，就不可以接觸天主教的教義！」（一〇三頁）

武士排斥天主教。不但自己不願意接觸，連屬下也不准接觸。然而，當海上風平浪靜，武士坐在帆柱影下，才發覺不知何時竟將念珠帶出來。多顆樹種子串聯成的念珠的另一端繫著十字架，

十字架上刻有瘦削的裸體男子，看來無力地張開雙手，低著頭的那男子，不明白所有南蠻人，包括貝拉斯可在內，為什麼稱他為「主」。對武士而言，稱為主的只有藩主，然而藩主並不這麼寒儉，也不可能是這般軟弱無力的人。光是拜瘦削的這個人的行為，就讓武士認定天主教是奇怪至極的邪教。（一〇四頁）

顯然「看來寒儉，軟弱無能」的耶穌造型，與武士心目中應有的「主」的形象相去太遠，以致於武斷地判斷「天主教是邪教」。理智上，武士如此「表明」毫無空隙，絲毫容不下天主教的位置。但是，感情上，「不知何時將念珠帶出來」，卻也暗示著會有轉寰的空間，為後來的發展預留伏筆。

武士一行人歷經種種辛苦到達墨西哥，等候是否能謁見國王期間，有一幕是武士坐在床鋪上，以困惑的眼光環顧房內。他看到「凸出的壁上，雙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瘦男子低垂著頭。」心裏不免又發出疑問：「這樣的男子，為什麼受人朝拜呢？」

他想起曾經看過的類似的罪人，坐在無鞍馬上、雙手被綁在樹枝上繞街遊行的罪人。這個男子也和那個囚犯一樣醜陋、污穢……武士覺得壁上的像就像那個罪人。

（如果，我也拜這個人……谷戶的人會怎麼想呢？）（二〇六頁）

儘管，那個人，即耶穌基督看來還是那麼「醜陋、污穢」，「像罪人」，可是為了達成和墨西哥的貿易的任務，心裏多少已有了「為了完成任務，接受只是形式上的洗禮」的準備。可是，另一方面，儘管只是「形式上」的受洗，來自故鄉傳統文化的反擊是多麼強大呀！

成為天主教徒就是背叛谷戶。谷戶並非只是在那裏生活的人的世界，所有活著的人的祖先和親戚都在那裏靜靜地看護著。武士死去的父親和祖先也一樣，只要長谷倉家存在就不可能離開谷戶。那些死者不可能允許武士成為天主教徒。(二〇六頁)

武士如果受洗成為天主教徒，不僅僅背叛谷戶，連死去的祖先都背叛了。意即，改變宗教信仰不只是個人的行為，其實是對背後的傳統文化的抗拒。

旅途中，一再出現那個疲倦、醜陋，寒倉的人。武士一直不解的人們為何禮拜祂的原因。有一天有了答案：因為祂又疲倦又醜陋，祂太了解這世界的悲傷。無法漠視人的悲嘆、苦患，因此，祂才變得那麼疲倦；那麼醜陋，世界再怎麼改變，哭泣者，哀嘆者經常尋找祂。祂是為此而存在的。

武士們嘗盡人間所有痛苦，背負著「背叛」傳統的罪名為了達成任務，接受「形式上」的洗禮，之後，回到日本。本來以為因此可以更換較好的領地，哪知政府的宗教政策上有了大的轉變，實施嚴厲的禁天主教政策。武士們非但無法在功勞上記上一筆，反而因為信仰天主教會受到嚴厲的制裁。武士等待著上級裁判結果的到來之間，有一晚武士的內心這麼想著：

那個人是瘦得像竹竿、無力地張開雙手被釘著、頭下垂的那個男子。武士又閉上眼睛，浮現出在墨西哥、西班牙的宿舍，每夜從壁上俯視自己的那個男子的樣子。現在不知為何不像從前那麼輕視他，也不覺得有隔閡。甚至於覺得可憐的這個男子和在圍爐旁盤腿而坐的自己相似。(三一三~四頁)

從當初剛接觸耶穌時瞧不起的心情，已轉變為跟自己相似，有「同病相憐」的意味。

秋天結束的某一天，武士看到在谷戶天空飛舞的白色天鵝，想起旅途中多次夢見的白色天鵝。翌日，武士帶與藏登山，走到山腰的沼澤地。沼澤的水面有天鵝，小鴨，小鳥自由自在地悠游著。武士眼看群鴨與天鵝、小鳥的自由自在，聯想到與藏和自己眼前的處境：

……武士深知低著頭的與藏緊緊閉上眼睛，正抑制萬千的感慨。他對這忠實的下男的側臉，突然覺得像那個男的。那個男的也像武藏一樣低著頭、忍受著一切的樣子。「那個人，在我們旁邊。那個人，傾聽我們苦難的嘆息……」從前、現在，與藏都未拋棄

過武士，有如武士的影子跟隨在後；而且，對主人的痛苦從未置一詞。

「……在人心某處，祈求希望一輩子在一起，不背叛、不離開——即使是病入膏肓的狗。那個男子對人而言，就像那樣的狗。」

武士宛如說給自己聽似地重複著。

「是的，那個男子變成一起生活的狗。在提卡利的沼澤，那個日本人在紙片上這麼寫著：那個男子生前對他的同伴說，我是為服侍人而出生的。」

這時，低著頭的與藏第一次抬起頭來。而且，咀嚼主人剛剛說的話似地，望著沼澤。(三一七頁)

在等候判決期間，隨著時間的流逝，武士心裏越沮喪，回想在過去幾年漫長的而艱辛的旅程中，遇到的那個人越感到無奈與無助，精神上對那個人的依賴程度越大。甚至於產生那個人就像一輩子忠於主人的狗一樣的心理。武士歷經種種巨大的背叛——石田先生的轉變、藩主的失信、幕府政策的改變——心裏最大的企求無疑的就是永遠不變的忠實。

《武士》裏耶穌基督的形象是「醜陋的、污穢的」「陪伴我們一起受苦」，甚至於「是一輩子忠實於主人的狗」。

## 五、《深河》中的耶穌——以〈洋蔥〉代替，從基督教擴大到所有宗教

一九九三年發表的《深河》<sup>11</sup>，一般認為是遠藤文學集大成者。遠藤個人也有意以此問鼎諾貝爾文學獎，可惜被大江健三郎捷足先登，遠藤抱憾以終。

《深河》寫的是日本的旅行團來到印度北部恆河河畔的瓦拉納西。成員當中磯邊為了尋找可能轉世到這條街某處的妻子；成瀨美津子在醫院當義工照顧癌症末期病患；童話家沼田，第二次世界大戰被派到緬甸作戰，歷經九死一生的木田與塚田……。

<sup>11</sup> 林水福譯《深河》(1999年8月,立緒文化公司)

成瀨美津子大學時代在同學煽動下引誘同校哲學系同學大津。大津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每星期日都上教堂。成瀨以女色引誘大津，要他星期天不上教堂，大津不敵女色，停止上教堂，然而，成瀨嚐到勝利滋味後馬上就把大津踢開。

大津被成瀨美津子拋棄後，離開日本，到法國里昂的神學院研究天主教，後來又輾轉到法國南部的某修道院。成瀨美津子新婚旅行到法國，瞞著丈夫見到在里昂神學院就讀的大津。

後來，大津從法國南部某修道院寄給美津子的信中提到東西文化的差異問題：

……在接近五年的異國生活，對於歐洲明確、理論式的思考方式感到敬佩；然而，由於過於明確，太理論式，在某些地方把我們東洋人給忽略了，我無法同意他們的看法，對於他們明確的理論或切割方式感到痛苦……歐洲人的信仰是有意識式的理性，他們無法接受以理性或意識無法切割的東西……在神學院裏，我被批評得最厲害的是，我無意中隱藏的，以他們來看是汎神論的感覺。身為日本人的我無法忍受對大自然生命的輕視。無論再怎麼明確、有理論，歐洲的基督教對於生命有他們的上下序列。這裏的人始終無法理解，「看呀！茄子花開的籬笆，多美啊！」當然，偶爾他們的談論茄子花開的生命和人的生命口吻一樣，其實，內心裏他們絕不認為二者是相同的……。(一五二～一五三)

《沉默》裏的西方的一神論優於東方的汎神論的論調，到了《深河》如上述引文所示有了重大的改變，東西方兩者在宗教、文化方面存在著差異性，但並無高低之分，換句話說價值並無不同。

如眾所周知，遠藤接觸喬治比克 (John Hick) 《宗教多元主義》<sup>12</sup>，《神擁有許多名字》<sup>13</sup>等著作之後對耶穌基督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變。從耶穌基督即一神教的神，擴大到各種宗教的神，因此，名稱上以日本人家喻戶曉的〈洋蔥〉代替。《深河》大津給成瀨美津子的信裏這麼說：

我認為人選擇自己相信的神，大多是因著出生國家的文化、傳統，和各人的環境，這是理所當然的。(一五六頁)

<sup>12</sup> (間瀨啓允譯。1990年10月。法藏館)

<sup>13</sup> 間瀨啓允譯。《神は多くの名前をもつ》(1980年岩波書店)

神擁有各種臉。我認為神不只是在歐洲的教會，小禮拜堂，神也在猶太教徒，佛教信徒，印度教教徒之中。(一五七頁)

……沙特爾大教堂……是當地人把地母神的信仰提昇到聖母瑪麗亞的信仰，也就是以當地的地母神信仰為基礎所培養出來的基督教。(一五七頁)

大津還敘說「當我孤獨時，我甚至覺得了解我痛苦的洋蔥在微笑，有如聖經故事中，洋蔥走過艾瑪歐旅旁邊時說『嘿！我跟著你們。』」(一五四頁)，顯然，這裏的「洋蔥」指的是基督教裏的耶穌基督。同一封信的後邊也提到「成瀨小姐是日本人，光聽到耶穌的名字就肅然起敬吧！那麼就請愛耶穌這名字吧！如果你覺得愛這個字會讓你感到彘扭，那麼就請你稱呼它為生命的溫暖！如果不喜歡的話，也可以叫他洋蔥。」(一五九頁)遠藤似乎把耶穌——愛——生命的溫暖——洋蔥，當成是同義詞，可以互換。從大津另一封給成瀨的信可以找到印證文字。

從少年時代起，透過母親我唯一能相信的是母親的溫暖……母親也常告訴我你說的「洋蔥」的故事；那時，所謂「洋蔥」指的是比這樣的溫暖更為濃烈的——她告訴我這也就是愛。長大之後，我失去母親；那時，我才察覺到母親的溫暖來自一片洋蔥。歸根究底我尋找的是洋蔥的愛，不是教會口中所說的許多別的教義。(一五四頁)

遠藤的另一句話「我在猶太教教徒身上，在伊斯蘭教教徒身上都感受到洋蔥的存在。洋蔥是無所不在的。」顯然遠藤以「洋蔥」代替慣用的「神」。「洋蔥」既是「神」也是從「神」身上顯現出來的溫暖，也就是愛。信徒追求的的不是神，而是神給予的愛。這種愛，本質上不會因宗教不同而有所不同。

大津後來晉升為神父，故事的末尾大津背負著印度教徒的老太婆往恆河而去。《深河》中寫道：

(你背著十字架登上死亡之丘，)大津祈禱。(我現在模倣你)  
火葬場所在的馬尼卡爾尼卡渡口已有一縷黑煙升起。(你背上背負著眾人的悲哀，登上死亡之丘。我現在模倣你)(二五六頁)

遠藤有意以「如果耶穌基督活在現在，會怎麼做？」來型塑大津。大津身

為天主教的神父，背負印度教教徒，意味著「愛」不分彼此，這也才是真正宗教對話，才是宗教的本質。

## 結 論

如上述，遠藤周作的耶穌基督造型，從《我·拋棄了的·女人》中「醜陋的疲倦的」臉，到《沉默》裏「陪伴著一起受苦」的「同伴者」意象；到《武士》裏「醜陋疲憊，為服侍人而生，像一輩子忠實的狗」，逐漸具體且鮮明。傳統的耶穌基督形象，充滿神聖，極為威嚴，對做錯事的信徒給予應有的懲罰，然而遠藤筆下的耶穌基督，儘管在《我·拋棄了的·女人》及《沉默》中，依然在「神」的位置，從高處俯視眾生，全能地觀照祂的羊群；或者，也跟人一樣，陪你一起受苦，扮演「同伴者」的角色，分攤你遭受到的痛苦。

然而，到了《武士》，遠藤特別強調「為服侍人而生」甚至於比喻為「像一輩子忠實的狗」永遠不會背叛，可說把耶穌基督的「位置」拉得更低。

但無論高高在人之上，或與人同高，或在人之下，耶穌基督還是在人之外，與人仍有距離。

到了《深河》，耶穌基督轉變為日本人家喻戶曉的「洋蔥」。「洋蔥」可以是耶穌基督的代表詞，但也可以說是伊斯蘭教裏的神或者是一種溫暖，或者直接說是愛。

無論「洋蔥」或「洋蔥」所指涉的精神——愛，是各種宗教共通的本質。所謂「神擁有各種不同的面孔，存在於各種宗教之中」「各種宗教之間彼此平等，不僅可以對話，還以為別的宗教服務」，具體而言，天主教神父的大津背負印度教教徒的老太婆往恆河河畔的死亡之旅，就是遠藤主張的這種精神的具體呈現。

《深河》裏打破人為的宗教框架，直指宗教根源的共通之處。

遠藤的耶穌基督形象的塑造於此劃下句點。